



恨因果、悟因果、感恩因果 再回首，因果如实

采访：雨晴 摄影：方杰 图片提供：胡金潏

24岁那年，他是全国模范老师，前程似锦，却在一跃之间沉入河底，一身健壮成了全身瘫痪；43岁的今天，他仍是老师，是生命的模范老师。

上午11点多，马六甲释迦院的英语佛学讲座刚结束。身著白衫的胡金潏正等待佛友的接送。只见两人合力把胡全潏扛上车，把轮椅折了，放进车里。到家后，又把胡金潏扛进屋里，扛得两人汗流浹背、气喘吁吁。



冷气呼呼地送吹。胡金潏笑笑对我说，每月最后一个周末到释迦院讲座，都是这样被扛来扛去，因为身体无法动弹。而且，又由於汗腺无法操作，必须靠冷气吹散热气。接著，嘱我摸其手臂，果然毫无汗水。

看著照片里体魄健硕(可以媲美健美先生)、弹著吉他、高唱佛曲，和现实中理著陆军头、坐在轮椅上的他，内心一阵唏嘘.....要不是一场意外，一个大好青年的梦想就不会像泡影般破灭，他很可能成为杰出运动员或佛曲演绎者.....要不是一场意外，他的命运一定不一样!但是，换个想法，要不是当年的一场意外，胡金潏绝不可能成为今天的胡金潏!

意外平静「等死」



1985年，24岁的胡金潏刚自师训学院毕业，并获选为全国模范老师，前程似锦。他被调到沙拉越乌鲁峇岭甘(Ulu Balingian)执教。那是位於诗巫一个交通不便、没有水电的偏远地区，人们都是汲取河水供日常洗刷。

这天傍晚，胡金潏领著学生们

意外前的胡金湍(左一)，健硕体魄，是运动健将。

在学校大扫除，下课后来到了瓜拉乐麦(Kuala Lemai)河边，纵身跳下河去洗澡，岂知一时失误，小偏不倚撞上河岸的岩壁，刹那整个人失去知觉沉入河底。

胡金湍内心尚有一丝清醒，企图挣扎求救，但是慢慢地，他停止挣扎，平静地「等死」。

「那时候我意识清晰，心想河那么宽、那么深，怎么可能有人找到我?况且，越挣扎只会氧气越少死得越快。」

在生死攸关时刻，胡全湍想了很多，「生命不在於活得长，而在於活得好、活得精彩。

说也奇怪，这一想，让我置生死於度外，能够平静地接受今天就是我的最后一天。」又因为觉得人在临终时如果没做坏事，保持正念，来世就会有好的出生，胡金湍自行三皈五戒，「此时受戒，就不怕破戒。」

然后，影像一幕幕掠过脑际，他「看见」少年胡金湍回到释迦院，在那里念诵巴利经文。。。

感恩 为何不是我?

拯救人员从河底救出气若游丝的胡金湍，一路颠簸约八小时后才抵达诗巫医院。入院第二天，胡金湍一度停止呼吸，破送进加护病房，医生诊断他的颈椎第五、第六节断裂，影响到颈项以下的全部部位瘫痪!这一辈子胡金湍就要在轮椅上度过了。来看他的人都认为他活不久了。

九天后，院方将他转送吉隆坡中央医院。那时候他手脚不能动，没有知觉，无法坐立，只能躺著；看书不能翻，只能用双面胶纸贴在手指尖，「黏」起书页。

当时，海峡时报的记者报导了胡金湍意外却未获医药福利的事件，引起广大读者回响，慰问、义款纷至沓来，让胡会湍深深感受到因果的奥妙。

胡金湍在学校时，有一次捐血给一位动矫正弯曲脊椎手术的小女孩。「当时未把捐血一事放在心上。没想到，女孩的母亲后来看到报导，竟发动全校上下寄来一笔义款。」他很庆幸自己躺在病床上时，与他非亲非故的善心人士及时伸出援手。「许多人生病了还躺在医院等人救济呢!我很感恩，更深信好人有好报。」

在中央医院的两个月，胡金湍像许多人一样，内心充满愤怒；「为什么世界

这么不公平?为什么偏偏是我?如果是因果报应,为什么因果如此不公平?」他千方百计 找寻答案,试图推翻因果论。岂知,越深入了解,越确定因果的定律,当下折服了;「人在好景时不会思索无常,不会珍惜时间多学一点,不会用心研究佛理。总要 等到发生不幸时,才埋怨因果不公平,愤世嫉俗。」渐渐地,他的答案从「为什么是我?」变成「为什么不是我?」他了解到,死不去很可能自己还有很多果报有待了结,很可能这一生仍有未完成的功课有待完成。

变数 幸与不幸

「人生赤裸裸地来,因果不断在日常生活中上演,只是人们从不正视它、感激它。一旦发生意外,就怪因果、怨因果。偏偏,好运时却没人会感谢果报。譬如,人们 幸运抽奖得了大奖,不会认力「不劳而获不公平」。其实,因果不是不公平,只是我们不明白而已。佛陀说,因果是一个不简单、不容易让人明白的道理。人们不了解因果,却爱把因果乱套在自己身上。

「无 管怎么样,人生都是公平的。」胡金磷肯定地说:「你听过塞翁失马的故事吗?老农夫走失了老马,不一定就是不幸,因为后来老马回来了,还带了一头骏马回来;但是,多了一头骏马,未必就是幸运;因为儿子后来正因此摔断了腿;但是,摔掉了腿就是不幸吗?未必,正由於在家养伤,儿子才不至於战死沙场。你说,塞翁失马,焉知非福呢?但往往人们发生意外时,就认为那是不幸:捡到宝,就认为那是幸运。深入研究,其实,人生没有绝对,没有好或不好,人生是充满「may be」(变数)的。但是,很多人不懂这个道理。」



留院期间,思索人生。

家教 苦等半年

一场意外,粉碎了胡金磷的大好前程。但是,却未击倒乐天知命的他。

出院后,胡金磷花了两年时间重新适应生活。高三时曾经在释迦院义务给学生们的他,厘清自己的方向,用户头仅存的700余令吉买了桌椅,准备开班教补习。可是,谁会愿意把孩子的前程托付给一个手脚不能动,无法自理的家教?然而,他很快就恢复了信心:「能够从500人当中获选为「全国模范教师」,可是实至名归,即使是瘫痪了,也不会比人差吧?况且,我不是七老八十,才24岁,还这么年轻,总不能坐以待毙!人生路遥遥,既然无法回到从前,当下唯一能做的就是找事来做。」

身体给医生判了「死刑」，胡金磷并不允许自己精神也「瘫痪」，他从未想过自杀，反而积极受邀讲座，给人们鼓励，继续「未完成的使命」。

因为手指僵硬，不能握笔，胡金磷把笔嵌在指缝间，「拖」著笔写字。他靠著地心引力，挥动著手肘，学会了电脑「笃」字。

一切具备，只欠学生。他在家等了半年。

某一天，五个中四女生来叩门，穿著纱笼的胡金磷对她们声明道：「我不能走、不能动喔，你们不嫌咩?」「我懂啊!」女生答道。

想了想，胡金磷决定为她们免费补习，并向她们保证，不懂的课程一定会请教人，必让学生释疑。

真爱 不离不弃

补习班就这样从五个女生开始，慢慢地赢得口碑，上门来的学生越来越多。十多年过去了，学生来了又去，胡金磷可谓桃李满天下。

对於现年 43 岁的他来说，学生何止是学生?也是他的孩子呢!胡金磷露出灿烂笑容，轻声道，每年父亲节，都会收到学生寄来的「父亲节贺卡」。

胡金磷不只靠著家教养活自己，后来还结了婚。



胡金磷与太太，执子之手，与子偕老。

「我太太是我当时的女友。」提起太太，胡金磷脸上洋溢了一种幸福。「出事时我们才认识两个月。她一直守在我的身边，默默支持我。那一年我 24 岁，她 23 岁。我不想误了她的青春，屡劝她离去，找寻自己的幸福。没想到她非但不嫌弃我，还苦苦哀求要等我两年，我答应了，心想暂时敷衍一下，并约法三章，两年后她就离开。」

没想到，隔一阵女友问他：「如果两年后我还是喜欢你咧?」

「那就再『续约』两年罗!」

如此一而再，再而三，六年后女友成了他的妻。

转眼 20 年过去，胡金磷形容，除了吃饭、穿衣、开灯(得编号让人容易开关灯)、上厕所、出门比较麻烦，生活过得很好。

知福 惜福造福

「人就只有今天，过去的已经不可得。明天？may be。最重要是人要活好今天。以前那个四肢健全，会打球、会赛跑、会弹吉他的胡金湓已经不在。现在的胡金湓吃面烫到胸口毫无知觉，太太发烧得跟我面贴面才探得到热度。」语气一贯平静。

知足的他很珍惜目前自己拥有的一切。「我从未想过，在这个小小古城，一位残障老师的循循善诱下，一批批的学子毕业了、长大了、成就了。」

胡金湓目前是释迦院癌症基金会及孤儿院顾问，他希望能够尽量付出，回馈社会。曾有朋友要捐助医药费给他，但他摇摇头婉拒了朋友的好意：「我过得很好，有信任我的孩子们，可以自力更生，我别无所求。但是，你若想帮助我的话，就支持我推动的活动。我的生命不是活动(project)。每个人应该为自己的生命负责！」

有一次复诊时，医生建议他尽可能储蓄医药费，并预计八年后，他的肾脏功能会出问题，必须洗肾。

胡金湓却未放在心上。「烦恼解决不了问题，既然问题迟早要面对，力什么要平白烦恼八年？我就尽量教书、讲座、活动、助人。」

结果，八年后复诊时，他「还好好」的。

转念 活著真好

「人不要怕死，要怕活——怕自己不会活。只有活下去，一切就全有希望。死了什么都别说。其实在人生里我们不知练习死亡多少次。一早起来，我还活著，真好。只要到医院走一趟，我们就会发现，许多人在昨晚一觉之后永远起不来。所以，当我们觉得苦恼时，不如换个想法：「活著，真好！」那么你就会珍惜人生活好每一天，让每一天过得有意义，即使再忙再累，也会忙得好欢喜，累得很满足。只有虚度人生的人才会怕死。」

胡金湓一再强调，人生不在於活得长，而在於活得有意义。「每个人都要力自己的人生负责。人生的目的是学习明白事理，好好检视人生旅程。在呼吸之间注意贪嗔痴，除了过一个美好的人生，也要让自己有一天解脱轮回苦海。」

离去时，胡金湓在 80 年代初参与「旅行者」(Wayfarers) 合唱团演绎的歌曲「噢！痛苦的世界，」(Oh! Suffering World)，在脑海萦回不绝：



「噢!痛苦的世界，你不该再回来。
噢!痛苦的世界，当抑制欲望之火，
你的眼里没有悲伤之泪，
你就懂得极乐世界的自在.....
没有时间让你改变你的心，
你该著手寻找光明；
没有时间让你回首来时路，
你该上前迎向挑战.....」



我想，胡金潏就像歌中那样，透视人世的苦难，积极迎向光明人生!

《福报》第 23 期